

HAIDEGEER HE

YUYAN DE XINXINGXIANG

海德格尔和语言的新形象

王颖斌◎著



人 民 出 版 社

HAIDEGEER HE
YUYAN DE XINXINGXIANG

海德格尔和语言的新形象

王颖斌◎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和语言的新形象 / 王颖斌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01-015383-4

I. ①海… II. ①王…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语言学 - 研究 IV. ①B516.54 ②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4592 号

海德格尔和语言的新形象

HAIDEGEER HE YUYAN DE XIN XINGXIANG

王颖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69 千字

ISBN 978-7-01-015383-4 定价: 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对曾在之传统形而上学语言的历史性沉思	013
第一节 关于语言的知识性把握	015
一、符号化的语言	016
二、语法化的语言	020
三、理性化的语言	026
四、命题化的语言	030
第二节 关于人的确定性认识	039
一、人是会说话的动物	040
二、人是理性的动物	045
三、人是主体	052
第三节 关于存在的抽象性概括	061
一、存在的概念化	061
二、存在的实体化	066
三、存在作为空洞的词语	073
第二章 当前技术化语言的完成	080
第一节 技术的时代	081
一、技术的本质——座架	081
二、存在成为持存物	085

三、人成为持存物的预定者	088
第二节 语言的技术化	091
一、科学语言	092
二、信息语言	098
三、语言作为统治工具	105
四、语言技术化的根源	110
第三节 弃绝以转向	114
一、形而上学语言的完成	114
二、技术化语言造成的最高危险	118
三、语言转向的发生	122
第三章 将在的存在之语言	126
第一节 存在之作为显现	128
一、时间和存在	129
二、φύσις 之涌现	134
三、Ereignis 之给予	139
四、二重性之纯一性	143
第二节 语言说话	148
一、话语之生存论上最原初的说话	151
二、λόγος 之聚集着的说	159
三、Sage 之给予着的道说	166
四、寂静之音	171
五、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174
第三节 “成为人”和语言	182
一、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	184
二、绽出的生存	197
三、终有一死者	203
四、倾听者	207

五、存在的看护者	210
第四章 本真的道说	216
第一节 诗的道说	217
一、对诗的新解	217
二、诗之艺术言说	222
三、诗之度量	227
四、诗之让栖居	231
第二节 思的道说	236
一、对逻辑理性之思的批判	236
二、思之应合存在	241
三、思之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	246
四、思之回忆、思念和感谢	250
第三节 诗与思的对话	253
一、不同的道说方式	254
二、相同的道说要素	257
三、亲密的区分	259
结语 在途中	263
主要参考文献	266
索 引	269
后 记	285

导 言

一、海德格尔对语言形象的重塑

语言问题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海德格尔毕生尤其是后期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其整个思想历程中具有建构性作用的一环，在其解决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存在问题的路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迥然相异，海德格尔独辟蹊径，以存在本身为视域和基础，对语言做了本体论的思考，得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塑造了语言的新形象。

第一，海德格尔对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进行了批判。海德格尔着眼于柏拉图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运思及言说方式，对其做了深刻而彻底的反思，发动了一场总体性的批判。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方式造就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哲学家们把世界看作认识的对象或客体，和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认识客体世界，而且认识的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与此相关，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区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独特功能，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本身是和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的客体，由此有了逻辑语法、语言哲学、语言科学等研究和认识作为对象的语言的学问。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语言观完全遗忘了语言之所从出的本源，只从效用的展现方向上看待语言，因而是一种被异化了的语言。为了使语言回归其本质和本真，海德格尔颠倒了人和语言的关系。

系，摧毁了传统的主客二元框架，在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的科学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这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海德格尔在重建本体论哲学及其语言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海德格尔终生思索形而上学的危机和出路，认为尽管形而上学一再追问存在，却遗忘了存在，而这恰恰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所在。由于存在本身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悄然隐匿，因此，首要的任务是让存在展现出来，而语言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他的语言视域，自始就是在对存在的追问中展开的，最终又回到对语言的追问，他并不是让人获得某种关于语言的知识，而是让人经验作为语言的语言，进而通达存在。海德格尔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语言观的局限，重新审视并引申存在问题，进入到对本真语言的沉思中。他认为语言不是僵化的产品和纯粹的工具，不是描述与理解对象的中介，主张回到语言的本源即存在及其和语言的关系中，由此沉思语言之为语言，让语言以本真的面目显现。海德格尔后期诉诸诗化语言，不但认为语言可以通达存在本身，还把语言提升到存在本身的地位而本体论化，将语言看作存在从而也为人提供居所的家园，以此挽救形而上学的危机。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就是他发展了的真理观。传统形而上学高扬理性，理性化的语言成为唯一合法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是对现实或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和再现，即主体对事物认识的陈述。作为有声的表达，语言表现为说的活动。这样，声音表达对象，文字记录声音，表达和被表达者的关系是符号和所指的关系。在这里，语言和真理的主体—客体符合论是相对应的。海德格尔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科学思维认为的那样是主体和客体的符合，而是存在的澄明和显现，是无蔽和敞开，是存在论上的，而不是认识论上的。存在的语言就是真理，语言让存在说话，让“事情本身”显现出来。“作为道说，语言本质乃是居有着的显示，它恰恰要撇开自身，才得以把被显示者释放到其显现的本己中去。”^①“语言如何说，也就是大道本

^① [德]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64 页。

身如何自行揭示或自行隐匿。”^① 这样就把语言和存在的真理从根本上联系在一起：真理不是命题与陈述的符合，而是语言让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现。

第四，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表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语言的流传与发展加剧了人对万物的统治欲望，从而使人和物的本质都发生异化，进而危及人在大地上的栖居。形而上学从主客二分的模式出发，把人看作主体，把语言作为主体的表达工具，使人成为语言的主宰。随着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人被技术的效应所蒙蔽而异化，无限扩张自己在自然界的活动领域，以主宰者的姿态看待自然，把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加剧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人认为技术可以征服一切，语言也不例外，被看作征服自然的工具。而且技术越发展，语言的工具作用越明显。因为技术时代的人的所有活动都受技术需要的牵引和限制，他们完全抛弃语言的原初本质，参与技术时代语言的预定，使语言服从技术的需要。他质疑技术时代的语言：语言到底是存在的家还是人的工具？在技术时代，语言在被作为工具使用的过程中被迅速地荒疏，而且，人在运用工具性语言的过程中，自身也被工具化，成了被算计的对象，导致其本质的丧失，成为无家可归者。海德格尔在分析技术时代的语言的时候，不仅分析了这种语言的危害，更重要的是，他从语言的本质方面找到了危险的根源即人的主体性的膨胀。对此，海德格尔给出了相应的拯救路径，认为当务之急是改变人和自然的对立关系，恢复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而要达到这点，人必须放弃对技术的狂热追求，用本源的思和诗的语言取代技术的语言，回归自身的本质，从非本真状态返回本真，从而克服形而上学。所以，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意在警醒人，使人倾听存在的语言，和语言结成自由而本质的关系，让人在语言所敞开的存在世界中得到拯救，踏上归家之路，返回诗意的栖居之所。

第五，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将语言进

① [德]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64 页。
引文中的“大道”即“存在”，我们将在有关章节详细阐述。

一步本体论化；罗蒂在研究分析哲学及实用主义时，将其和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结合起来；德里达经由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解构哲学；另外，许多别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福柯、巴尔特等，都从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中汲取养分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因此，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是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思潮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重要源泉，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总之，语言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自古及今，哲学家们以各种方式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却屡屡陷入困境，成为后来者批判的靶子，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从存在的角度去理解语言，同时从语言的角度去通达存在，赋予语言以崭新的独特面貌。而我们要想深刻地把握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穿透其语言思想的主题，就必须像海德格尔一样，努力去正确地提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得出结论。

二、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

——走上语言之路的引导词

在演讲《逻辑是对语言本质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就语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询问语言的目的何在？语言是怎么样的？语言具有哪种存在？语言实际上被记录在字典中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有一般的普遍的语言这种东西吗？有某人自己的语言吗？有历史的语言吗？有本质的语言吗？如果有，那么，为什么和在多大程度上有？”^①“语言这种东西归属于哪里？某个地方有语言这种东西吗？”^②事实上，对语言的追问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是古已有之，并以不同的形式一直持续着。

语言问题很早就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① Heidegger, *Logic a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Wanda Torres Gregory and Yvonne Un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16.

^② Heidegger, *Logic a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Wanda Torres Gregory and Yvonne Un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21.

高尔吉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谈到了语言问题。其中，高尔吉亚在探讨存在问题时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和思想存在，更不能言说存在，退一步讲，即使能够通过各种感觉认识存在，也不能用语言把它们传达给别人，因为认识存在靠的是感觉，而告诉别人靠的则是语言，语言不同于感觉，更不同于存在，人们却想用语言来传达感觉甚至存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此，高尔吉亚谈到的是语言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私人语言的重要因素——私人感觉及其不可传达性，这是海德格尔质疑的问题之一。

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其研究从近代对认识内容的关注转向对认识的表达和语言形式的关注，认为一切认识都是某种表达和陈述，最终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语言本质的揭示。在这一过程中，思考语言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并主要形成了两个传统，即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和欧洲大陆现象学—解释学的传统，海德格尔则属于后者。

海德格尔认为，要理解语言，首先必须领会其本质。在他看来，“关于本质的问题是一个前问题”^①，“每一个本质问题都具有前问题的特征”^②，而前问题是其他问题的基础和根据。作为前问题，语言的本质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质问题必须真正地发起，它将开启一个问题域，为追问语言具有哪种存在、语言存在于何处、语言和人处于什么关系等铺设一条道路；第二，本质问题向前跳跃入本质整体中，并通过对其追问而向着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进发，由此揭示语言的根本结构，如什么属于语言、什么使得语言内在地成为可能的、其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变成了深渊；第三，本质问题先于一切具体问题，比一切具体问题要充分而且强大，它将问题向前推进，不会被危险的答案压倒，并决定着具体领域的问题，而具体领域如某门哲学、语言学、人的交流和举止中个别的、支离破碎的追问，都不能给予语言本质的问题以独特的答案。在海德格尔看来，问题怎么样和以

① Heidegger, *Logic a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Wanda Torres Gregory and Yvonne Un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31.

② Heidegger, *Logic a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Wanda Torres Gregory and Yvonne Un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16.

什么方向发起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方向是否被保持、是否我们从一开始就满足最初的目的或者问题、是否在问题的构想中做了充分的说明，这些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对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到对语言的真正追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海德格尔确立了自己的语言思想的主题，即存在及其意义。他深入研究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将重点放在何谓语言、何谓存在、语言和存在是否以及如何相互归属这些问题上，揭示了其中深刻的迷误，并在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那里溯及语言的源头。当然，海德格尔没有停留在古希腊人对语言的解释上，而是对这一被遮蔽了两千多年的源头重新加以挖掘，既对语言做了恢复性的解释，又做了发挥性的阐释。具体而言，海德格尔重新追问存在的本体论渊源，把它作为其语言思想的基础，认为有存在才会有展现存在的语言，从而建构了存在论的语言观。海德格尔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语言观的批判，以及对技术、艺术、思和诗等的独特分析来探求他所思的独特语言，由此克服和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

在题为“语言的本质”的系列演讲中，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这一论题，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这个看起来仅仅是简单而空洞的颠倒，却恰恰是海德格尔对语言进行沉思的关键所在，被认为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发挥着路标的作用。海德格尔说：“向我们说话的整个东西——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不是一个标题，也完全不是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它称得上是一个指引我们上路的引导词。”^①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这一论题来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并由此而实现一种转向，从而获得一种新的非形而上学的本真的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真正存在绝不可能在形而上学的概念中表达出来，它对人们通常的观念拒绝给出它的存在。“但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再说，语言的存在是存在的语言，除非第二个短语中的词语‘语言’指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那个在其中拒绝给予语言之说的存在的那个东西。由此，语言的存在就以其最本己的方式将自身置于语言

①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Hertz, 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 1972, p.72.

之中。”^①

海德格尔进一步对“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这一论题做了解说。在他那里，在这一论题的前半部分即冒号前的短语“语言的存在”中，作为主词的是“语言”(Sprache)，它是需要被规定的东西，规定的方向就是其“存在”，而某物的存在又被从终极性上归结为其“本质”(Wesen, essentia)。那么，“本质”在这里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按照古老的学说，某物的本质被看作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was)。”^②自柏拉图以来，传统形而上学就从名词性的角度来理解“存在”或“本质”，认为“存在”或“本质”就是一切事物都内在地具有的普遍性的东西，它被限制在概念、观念和精神的表现中，被规定为永恒的确定不变的现在性在场之物，被看作决定着变动不居的现象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此处的这个“什么”实际上就把问题及其答案引向了确定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因此，追问“语言的存在”也就是追问语言“是什么”的属性，给出一个“关于”语言之存在的观念，即借助语言的概念或观念来获得和把捉语言的“是什么”，把语言的存在归结为某个概念，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这一概念和其他概念区分开来，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效的语言观念。这样的语言可以通过陈述加以表述，即可以通过知识加以阐明。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短语中的“语言”和“存在”都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被理解的，这样的理解和追问都被束缚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

而在这—短语的后半部分即“存在的语言”中，作为主词的是“存在”，即“本质”，但是，这里的“存在”或“本质”所指的不再是从名词的角度理解为某物的“是什么”，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动词，和“在场着”、“不在场着”中的“达到存在”(wesen)相近。“达到存在”的含义是“持续”(währen)、“逗留”(weilen)，但又比单纯的“持续”、“逗留”更为丰富，指的是在场和持续之际关涉人并为人开辟道路。其实，存在本身是持续者，是在一切事物中关涉人类的東西。“语言”是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它归属

①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72, p.81.

② [德]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2—373页。

于存在这一本质现身者，指示着存在本身的基本特征，是存在本身所特有的，因为存在本身是一切事物最本己的特性。这样，在这里，沉思的是语言本身，也就是“从”语言而来思考语言，追问语言如何成其本质，语言被和存在本身相关联，从存在本身那里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语言的本质由此而被导向存在的既澄明又遮蔽的呈现。

“两个短语被一个冒号分开，一个短语是另一个短语的颠倒。如果整个句子是一个引导词，那么这个冒号必定指示出，冒号前的内容是在冒号后的内容中公开出来的。在整个引导词中发生着一种开启和暗示，这种开启和暗示指向我们根据第一个短语而没有在第二个短语中猜度到的东西；因为第二个短语绝不仅仅是对第一个短语的单纯词序上的变换。如果是这样，那么，不但冒号两边的词语‘存在’和‘语言’说的不是相同的东西，而且短语的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一种在语法观念（也即逻辑和形而上学观念）视界内的解说可以使我们稍稍接近事情本身，尽管这种解说绝不能达到那个引导词所命名的事情真相。”^①

综合来看“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这一短语，“冒号前面的这个短语表明：一旦我们进入可以说是由冒号在我们面前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我们就会理解语言是什么。而这样的语言就是存在的语言”^②。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一味地追问语言的存在，表现出其狂妄和陈腐，结果适得其反，“语言的存在”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作为“存在的语言”把自己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他认为，要谈语言的存在，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关于语言的确切可靠的信息，在这里，“语言”和“存在”两者及其关系都被置于问题之中。语言自身言说，它以自己的方式向人们允诺其本身，并在允诺中成其本质。语言在允诺中给出一条源始的消息：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思这样的语言，以形而上学的语言和概念方式是达不到的，因此，必须拔除形而上学的藩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论题“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以形而上学

① [德]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94 页，有改动。

②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72, pp.94-95.

的概念词语提出，所包含的内容却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范围。

“语言的存在”和“存在的语言”表达了形而上学的和非形而上学的两种不同的语言观点，而存在的语言作为非形而上学的语言是海德格尔所要追求的目标，这两种对语言所持的观点是鲜明对立的，而这一对立关涉的是人自己的此在和存在本身。因此，海德格尔此处的这一颠倒意义重大，是对语言的追问方向的改变，他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革，即从形而上学转向非形而上学，使语言展现出新的面貌。

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正是由此展开的。

三、本书的行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本书以“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为主线，依照存在的历史性命运展开，贯穿以语言和人、存在之间的关系，即对语言的不同理解是由对人和存在的不同理解规定的，语言在历史中的不同显现就是存在和人在历史中的不同显现，因而每一部分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从不同角度对语言和人、存在的不同理解及其相互关系，目的在于将不同视域中的语言展现出来，构建什么曾在、什么当前在和什么将在的整体关系，由此梳理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勾勒海德格尔对语言问题的思“路”。

本书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简述海德格尔对语言形象的重塑及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对曾在之传统形而上学语言的历史性沉思。本章展现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的批判，开始走上对语言的本质进行追问的道路。传统形而上学从一种特有的提问方式“是什么”出发，把一切包括语言、人和存在等都置于这一问题之下，追寻语言、人和存在的普遍性的抽象概念，认为自己达到了对语言、人和存在的本质理解。海德格尔对这种理解进行了考查，得出的结论是：处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一切，无论是语言，还是人和存在，实际上都没有以其本真的面目出现。具体而言，形而上学从“是什么”这一问题出发，认为语言的本质作为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和手段而存在，表现

在声音和文字等符号系统中，被固定在语法和理性化的命题中，指向某一个确定的对象，这样的语言和固定的存在者联系在一起，在既定的概念中作为存在者而被对象化、凝固化。与之相应，形而上学视野中的人被从会说话的有理性的动物这一本质来认识，并最终被看作是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存在者的主体，而一切别的存在者都被看作与主体相对的客体，它们的存在与否要看其是否在人的理性思维中显现，从而由作为主体的人来决定，人因之成为世界的主宰，一切存在者则都成为人的表象物并为人服务。而从终极的角度看，形而上学对语言的这种认识归根结底在于，存在被看作一切具体存在者的抽象本质和根据、本原和载体，一切具体的存在者仅仅作存在的派生物存在。由于这一理解，存在被实体化，被置于另一个更高的、超越于所有具体存在者之上的、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存在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一个疏远甚至背叛和反对存在本身的阴影。在这样做的时候，传统形而上学并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把存在和存在者混淆了，存在本身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作为存在者来理解和处理，而存在本身却被遗忘了。因此，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视域内，不仅语言，而且和语言相关的存在和人，都只能作为异于自身的确定不变的存在者身份而存在。

第二章：当前技术化语言的完成。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进一步推向前，展现其在当代表现出的极端性。存在的历史发展到当前的技术时代，形而上学由于耗尽了自身的一切继续向前的可能性，最终走向终结和完成的历史命运，与之相伴的形而上学的语言也走向其顶峰和完成，即走向占统治地位的技术化的语言。其中蕴藏着深刻的危险，同时也预示着转向，从而走向新的开端。进一步说，技术的本质“座架”将一切聚集于单一的技术展现中，在形而上学史开端中形成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转变成持存物和持存物的预定者的关系，即存在者整体的本质展现为持存物，而人的本质则成为持存物的预定者。在技术时代，语言也被座架所预定，走向技术化，形成了技术时代特有的科学语言、信息语言。在这里，形而上学语言的符号化和工具性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信息语言以标准化、单义性、精确性等为特征，被贯彻于一切领域，沦为技术统治的工具。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语言，其根源除了技术座架的作用外，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语言自身遮蔽的本

质，以及形而上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特别是在座架的支配下，技术化的语言走向其极端，形成“语言的语言”，即一种能够自我复制、自我指涉的“元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就此走向完成。在技术化的语言中，语言本身被深深地遮蔽着，存在本身的到达也在其中被遮蔽而受到威胁，并危及人的生存，而人们对这一危险却浑然不知，甚至极力掩蔽，使危险本身也被遮蔽着，这是危险中之最危险者。但危险之中也隐含着拯救的发生，因为危险警醒着人，从而产生获救的可能性，使得转向本真语言的可能性展现出来。

第三章：将在的存在之语言。海德格尔认为，在形而上学的语言完成后，必将转向源自将来的真正的存在的语言。他挖掘了古希腊早期和古德语对语言、存在的理解，即 φύσις、λόγος、Ereignis、Sage，赋予其新的含义，给予语言、存在和人以新的理解。他以“如何在”这一不同的方向对存在、语言和人进行了新的追问，从形而上学偏离的领域和不应该被看作孤立的人之特征的语言走向了新的结论。他将存在和时间相关联，并追寻一种返回的步伐，更源始地思存在的两个“开端”。第一个开端是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中的 φύσις，φύσις 指的不是“自然”，而是出于自身原因的“涌现”。另一个开端被海德格尔看作他自身所处的时代，在这里，他把存在思作 Ereignis，Ereignis 具有源初的引发作用，可以引发事件，成就事物，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渊源。φύσις 和 Ereignis 都不是静态的确定范畴，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它们既显又隐，在给出存在者的同时，将自身隐去，是在场和在场者的双重体，因而是二重性之纯一性。语言就是存在本身的动态运作，是谓语言说话。除生存论的此在之说话外，φύσις 和 Ereignis 的运作分别表现为 λόγος 之聚集着的说和 Sage 之给予着的道说。λόγος 和 Sage 作为存在的语言，表现为寂静之音，寂静不是绝对的无声，它把一切召唤入天、地、神、人四重性之世界整体之中，使一切聚集而到来，所以，聚集之召唤就是轰鸣。作为寂静之音的语言使存在本身在显现的同时又隐去，给出存在者的存在，并使存在得以保藏，因而是存在的家。这样的存在和语言赋予人以真正的本质。和本真存在和语言相关联的人是“此在”，他作为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绽出的生存出离自身，站到存在的澄明中，向存在开放。这样